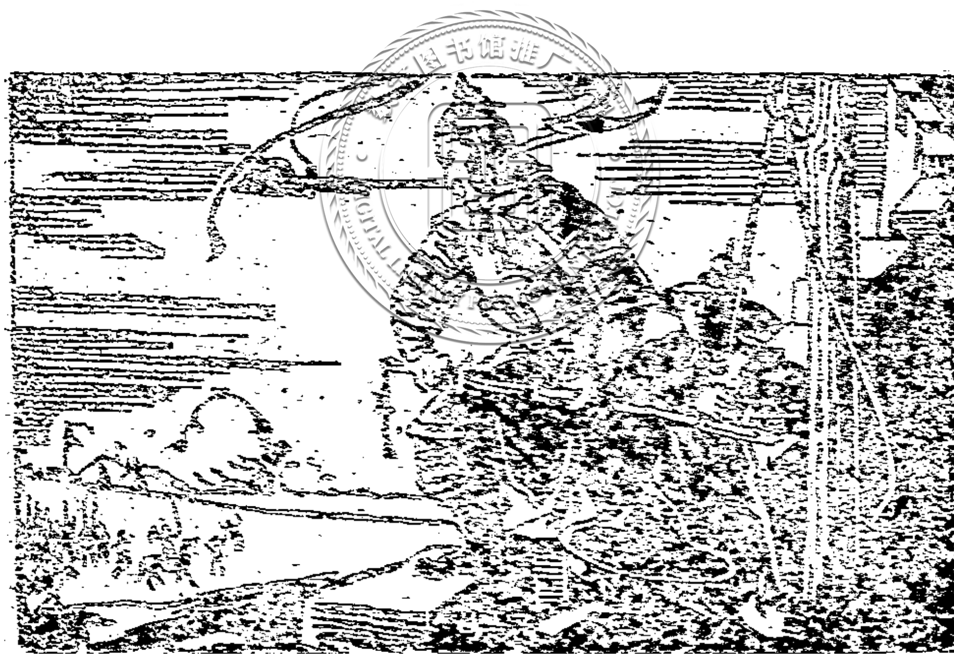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故事二集



成都甲申出版社發行

中國故事第三集

一 疏廣的賢明

漢朝有個叫疏廣的，蘭陵地方人，小的時候，好學不倦，所以博通經史，爲當時的一個有學問的人。

到了老年時代，宣帝用他爲太傅，很尊敬他。他知道「功成身退」的，所以做了五年的官，便上書告老回家。宣帝賞賜黃金二十斤，皇太子也贈送五十斤，作爲養老費。

疏廣臨行的一天，朝中許多的公卿大夫和朋友，都擁都門來歡送他。路上送行的車子前後相接，十分熱鬧。

疏廣到了故鄉，天天叫家人設筵排席，請族中的人和一般朋友

賓主相聚，很是快樂。

這樣過了一年多，疏廣的子孫，恐怕他的錢吃光，暗暗地與疏廣親信的老人，去勸他省下酒食的擺費，多買些田地房產。疏廣笑對道：「唉！我難道是老糊塗，不顧憐子孫嗎？不過我想自家原有產業的用處，子孫能夠勤謹吃苦些已能衣食無憂了。現在如果多購產業，反使家中有贏餘，這無非教子孫懶惰，養成他們只吃飯不做事的習慣。因爲子孫賢的，多了家產，不免墮落他們的志氣，子孫蠢愚的多了家產，反增加他的罪惡。而且多了錢，常要遭人嫉恨。我既然沒有教化子孫，所以不願子孫再多作孽，招人怨恨了。況且這些金錢，是皇上和皇太子給我作爲養老之用的，所以自己要受些，不買產業，我願意和鄉里的人同受恩賜，以娛我的晚景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去勸他的人，被他說得無話可說，只得唯唯而退。

三八　翁歸才兼文武

前漢時候，有一個尹翁歸，他是河東平陽人，從小父母早亡，跟着叔父過活。等到年紀長大了，在監獄裏面充當一個小吏，所以他很懂得一些法律。又喜劍術，當時沒有人能夠及他。

這時霍光當朝，聲勢顯赫，平陽霍家的人，恃勢橫行，常常帶着兵器，欺侮平民，官吏都不敢制止他。等到翁歸做了市吏，督嚴厲，不畏權勢，所以霍家的人也不敢出來鬧事了。

後來翁歸賦閑在家，河東太守田延年巡行到平陽縣，挑選小吏，凡曾做過小吏的，都可投效。當有五六十人前來應試。延年命令他們文武人才，分別排列，文的站在東面，武的站在西面，一個門

立着，只有翁歸獨自蹲着，嘴裏說道：「翁歸兼有文武之才，不外排列在那一邊？」

延年的左右看見他出言不敬，以爲一定要受責罰了。可是延年不但不惱怒他，反而注意他！立刻召他去問話。延年看他態度沉靜，舉止溫雅，而且閱歷很深，非常推重他。叫他入府，委爲小吏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

三　琴心夜奔

前漢時候，有一個士人，姓司馬，名相如，號叫長卿，他是四川成都人，所做的辭賦很好，六朝時候的人多摹仿他。

他的家境清貧，雖然學問很好，但懷才不遇，非常潦倒。

當時他的朋友王吉，在臨邛（就是現在四川邛崍縣）做縣官。看見相如窮極無聊，就喊他到臨邛去。相如到了臨邛，先住在都亭中，王吉故意抬高他的身價，做出極其恭敬的樣子，天天去拜望他。相如故意擺出清高的架子，起初王吉來便接見，到後來，竟稱病不見，只命低下的人代表見客，王吉的態度，格外裝得恭敬。

臨邛地方的富紳很多，什麼程家哩，鄭家哩，卓王孫哩，尤其是卓王孫最為豪闊，家中有八百人。這般富紳，對於縣官素很親密，聽說縣官有一個貴客到臨，便大家設筵歡迎，並請縣官作為陪客。

當天，卓王孫設宴請客，來賓約有一百多人，等到正午時候，相如推說因病，還未曾來。王吉便親自去迎接相如，相如纔從寓中出來。相如到了卓王孫的家中，滿座的賓客，都來瞻仰他的豐采。

大家喝醉了酒，王吉取出琴來替着道：「素知長卿愛好此樂，故不顧拙劣，願在此獻醜！」相如謝不敢當，等到王吉奏畢，他也奏着幾個曲子。許多來賓聽得抑揚有致，都齊聲贊美他藝術高超。

卓王孫有個女兒，名叫文君，她是一個青年孀婦，也剛巧在母家，她愛慕琴聲，她聽見了相如所奏的曲子非常好聽，一顆芳心，幾乎吸住在琴絃上，文君親見他態度閑雅，舉止瀟灑，相貌華美，非常羨慕他，心想能嫁得這樣的人才，這才可稱心快意了。

散席以後，相如賄通文君的婢女，和她漸通款曲。文君禁不住青春之火的燃燒，就背人半夜投奔司馬相如的寓所，二人一同收拾行李，逃歸成都。

可是相如的家裏，除了四堵牆壁之外，一無長物，境況十分窘困，二人在成都住了好久，文君有些不快意了，便對相如說：「我們

二人且回到臨邛，從兄弟們那借一點，也可度日，何必這樣地受苦呢？』因此相如便與文君同到臨邛，把車馬變賣了，開設一家酒店，叫文君管理店務，自己卻做洗濯碗筷，揩拭櫃檯的事。

卓王孫自從知道女兒私奔，心中氣憤非凡，不肯分錢給他，兄弟們都來勸他，說道：『長卿是一個多才的人，雖然家況不佳，但他的才能，非一般人所得及到，而且他是縣官的貴客，何必這樣固執成見，不顧憐他們呢？』卓王孫恐怕他們坍他的面子，不得已把僮僕一百多人，錢百萬和嫁時的衣服首飾給他。於是卓文君和相如滿載而歸，到成都購買田宅，長卿以一個窮儒，居然一躍而爲面團團的富翁了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四　雍姬殺夫救父

春秋時候，鄭國的國君厲公，因國家大權，都被大夫祭仲把持，一切政事都一味孤行，不請示厲公，所以氣憤塡胸，憂慮不堪，一心要除去他。

一天，鄭厲公遊於後園，只有大夫雍糾相從，厲公看見天空飛鳥翔鳴，不禁淒然而嘆。雍糾說道：「當此春光明媚，鳥語花香，好不暢懷，主公貴爲諸侯，倒有不樂之色，敢問何故？」厲公說道：「百鳥飛鳴自由，全不受人牽制，但寡人反不如鳥，所以悶悶不樂。」雍糾說道：「主公所擔憂的，莫不是那秉政之人嗎？」厲公點頭不語。雍糾又道：「我聽見人家說，君猶父也，臣猶子也；做兒子的不能爲父分憂，就是不孝，臣不能爲君排解患難，便是不忠，如蒙主公垂愛，有事吩咐，就是赴湯蹈火，也所不辭。」厲公說道：「你不是祭仲的愛婿嗎？」雍糾答道：「我雖是他的女婿，但我並

不愛他。因爲我的跟祭氏聯姻，是出于宋君所迫，非出于自己的本心。」厲公說道：「你如果能把祭仲殺死，我便叫你代他，但不知用何計策？」雍糾說道：「現在東郊被宋兵破壞，屋舍成墟，主公可教他帶了布米之物，安撫百姓，臣當在郊外設酒相饗，把毒酒給他吃。」厲公道：「寡人把這事委託你，你得謹愼將事爲要。」

主意打定，雍糾回到家中，看見妻子祭氏（就是雍姬），面呈不安之色。祭氏心中大疑，便問朝中今天有什麼事。雍糾答稱沒有。祭氏說道：「看你這副面孔，必有事故，夫妻之間，休戚相關，何不述我一聽。」雍糾說道：「國君要叫你的父親往東郊安撫流民，那時我將設宴請他，別無他事。」祭氏說道：「你要宴請我的父親，何必在郊外行之？」雍糾答道：「這是國君的命令，你不必過問！」祭氏知道其中必有道理，心中越加疑心，就喚他喝酒，等他

酒醉昏睡，假裝問他道：「國君叫你殺祭仲，你忘記了嗎？」雍糾夢中塗糊答應道：「這是何敢忘卻。」祭氏便得知個中底細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祭氏對雍糾說道：「你要殺我父親的事，我已統統知曉了。」雍糾說道：「沒有這事，如何能殺岳丈？」祭氏說道：「你昨夜醉酒說出的，不必再瞞我了。」雍糾說道：「就算這事，你怎麼辦？」祭氏說道：「嫁夫從夫，還消什麼講！」雍糾便把密謀完全和盤託出。祭氏道：「我父行蹤不定，到那時候，我當先一天回到母家，總要成行。」雍糾說道：「我做了他的內應，對你也有榮耀啊！」

祭氏果然先一天回至母家，問她的母親道：「父親和丈夫比較起來誰親密？」母親答道：「父親只有一個，女子人盡可夫，怎可相比呢？」她的母親言出無心，聽者卻有感於心。祭氏雙眼流淚說

道：『我爲了父親不能再顧丈夫了。』便把雍糾的密謀，告訴了母親。母親知道了這件事，便轉告祭仲。祭仲說道：『你們不要聲張，隨時我自能應變。』

到了那時，祭仲派遣心腹，帶着勇士十餘人，暗中藏着利刀隨在後面。祭仲命令另一個率領家甲百餘人，埋伏郊外應變。祭仲到了東郊，雍糾半路上前迎接，陳設的菜肴，十分豐盛。祭仲假裝謙辭道：『我爲國家奔走，理所應該，何敢勞你？』雍糾道：『郊外春色撩人，萬花爭輝，聊備菲酌，慰勞罷了。』說罷，注酒滿杯，跪在祭仲之前，含笑稱壽。祭仲假作相攙，先把右手握住雍糾之臂，左手拿了酒杯澆在地上，只見白煙直冒，火光迸發，大聲喝道：『你不該這樣弄我！』立刻吩咐埋伏的人動手，衆勇士一擁而前，把雍糾綁住斬死，棄屍暴露在一個池邊。

厲公知道自己不能容於祭仲，便收了雍糾的屍身，載在車子裏，逃往蔡國。路上看看雍糾的屍體，嘆道：「要舉行這等祕密的大事，卻去和快嘴的女人說，真該死啊！」

★ ★ ★ ★

五 墓前的寶劍

春秋時候，有一個吳國。吳國王叫做壽夢。他共有四個兒子，小兒子季札最聰明能幹；而且德性也很好。

有一次，他到各國去遊歷，到了徐國，與徐君敍談，徐君看見他身上佩有寶劍，十分可愛，心中非常羨慕，便對季札說道：「你這把寶劍真好啊！可惜我沒有；要是我有了，便要一天到晚放在手中玩弄了。可否給我一看？」季札答道：「這自然可以！」便把劍

解下來，雙手捧着交給徐君。徐君當了劍柄，從殼子裏拔了出來，看了一回，再插了去，並把嵌在劍邊的珠玉賞玩了一番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這眞是世間罕有的寶劍啊！可惜……」季札知道徐君有向他要的意思，心中也願意贈給他，做個人情；只因自己還要到魯齊鄭晉等國去，他們都是大國，如果不把劍帶去，有失禮節；所以想等到回來的時候再送給他。但口中沒有說明。

徐君看完了劍，便還給季札，季札便照樣的掛在腰間，告別而去。徐君送他的時候，兩只眼睛，還注視着他的寶劍。

季札一路出去遊歷，經過魯齊鄭晉等國，然後再循原路回到徐國，可是徐君已經死了。季札心中十分悲傷，隨把寶劍解了下來，想送給徐君的兒子。他的隨從阻止他道：「這是一件寶物，為什麼隨便送給人家呢？」季札道：「我前次經過這裏，徐君見了我的劍

很羨慕，我當時想贈送給他，但因到別國去，還要用着他，所以想回來的時候再送給他。但是他已經去世了，我只得送給他徐君之面，已贈給他的兒子。以了卻我的心願。」隨從的人說道：「你雖然當時想送給他，但口中沒有允許，不要說他現在已就是還活着的話，也不必送給他啊。」季札道：「口中的約，和心中的默許是一樣的。現在徐君已死，我若不把寶劍贈給他的兒子，那豈非我欺了我自己的心嗎？我雖愛我的寶劍，但我更愛做不欺心的事。」隨員聽他說得有理，便沒有話說了。

他便把寶劍送給徐君的兒子，徐君的兒子說：「先君沒有遺命，不敢收受。」季札再三勸他，他總不肯受。

季札沒有辦法，只得尋到徐君的墓前，行了一個禮，便把腰間的劍解下，掛在墓前的樹上。後來徐國的人聽見了這件故事，大家

都識他有信義，作了一只歌謠道：『延陵季子兮不忘故，脫千金之劍兮掛丘墓。』

★ ★ ★ ★

六、大義滅親的衛石碏

春秋時候，衛國的國君莊公有兩個兒子，長曰桓公，嬀氏所生的；次曰州吁，他是寵妾所生的。莊公非常寵愛他，他便恃寵而驕，一味橫行無忌，並且喜歡弄兵，常藉勢欺凌他人，莊公並不禁止他，訓誡他。

衛國的大夫石碏看見這個情形，不以為然，諫莊公管束州吁，說道：『教子應使他走上正路，纔能有良好的收穫，如果不從早自，一味溺愛，使他誤入歧途，那不是愛他，簡直是害他了。』莊公

不聽。

石碏自己雖不直州吁的行爲，但他的兒子石厚卻和州吁往來很密，石碏雖一再禁止他，可是石厚也不肯聽從。

後來，莊公死了，桓公即位，石碏預料州吁一定要造反，便辭官歸家。

果然，桓公即位未久，便爲州吁所弑，全國的人民，對州吁的弑兄篡位，都不服。州吁恐生變故，便和石厚商量。石厚說道：「我的父親昔爲衞國上卿，素爲國人信服，如果你能徵聘他入朝，辦理政事，必能安位無虞。」州吁聽了，就命左右取白璧一雙，白米五百鍾，問候石碏，請他入朝議事。石碏托病重，堅辭不受。州吁說道：「你的父親不肯入朝，我要請教對策，如何是好？」石厚道：「等我回到家中去問他吧！」說着，便歸家見父，把新任州吁對

他致敬之意對他說明了。石碏問道：「州吁召我相見，有甚麼事？」石厚說道：「只因人心不和，恐怕君位不定，要請父親商酌辦法。」石碏說道：「諸侯即位，以稟明王朝為正，新主如果能夠覲見周王，周王賜以車服，奉命為君，國人還有何說？」石厚說道：「這話固然很對，但無故入朝，周王一定要起疑心，必得人通報周王才是。」石碏道：「現在陳國的國君桓公，很得周王的信任，而且衛國和陳國素很親睦，如果新主親往陳國，拜見桓公，央求他通情周王，然後去行覲見之禮，便可不成問題。」石厚就把父親之意，述給州吁，州吁大喜，當即備了玉帛禮儀，命上大夫石厚護駕，向陳國進發。

石碏與陳國的大夫子鍼，素稱莫逆，等到州吁石厚二人動身以後，就斷指瀝血，寫好了一信，秘密地派遣心腹，飛送子鍼。託他

轉呈桓公，書上這樣地寫着：「衞國不幸有弒君之事發，這雖是逆弟州吁所爲，但適於石厚，助桀爲虐，這二個賊子不加誅殺，天下的綱紀蕩然無存了。我因年紀已老，沒有力量制服他們，現在他們已將到貴國來，這是我的計謀，請貴國就地正法，以靖亂源。」

陳桓公看罷，問子鍼道：「這事如何辦法？」子鍼說道：「衞國的罪人，就是陳國的罪人，他們這番到陳國來是自己送死，何幸放他。」桓公答稱是。於是決定擒拿州吁之計。

州吁和石厚二人同到陳國，不知已經中了石碏之計。君臣二人，同時被綁，作爲階下之囚。陳桓公立刻要把他們正罪，羣臣都說：「石厚是石碏的親子，未知石碏的意見如何，不如請衞人自來議罪，庶無後言。」陳桓公說道：「是，諸位的話很對！」便將君臣二

以應得之罪。石碏便請朝中諸位大夫議罪，百官齊聲說道：「這是國家大計，全憑國老主張！」石碏道：「二逆罪在不赦，應明正典刑，以慰先靈，誰肯幹這件事？」右宰醜道：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可誅，我去殺死他！」諸大夫說道：「右宰願辦此事，最好；但首惡州吁既已正法，石厚從逆，可從輕懲罰。」石碏大怒道：「州吁的罪惡，都是逆子所釀成的，諸位說減輕治罪，難道疑我有偏護兒子的私心嗎？我當親往陳國，誅此逆賊，不然有何面目見祖宗的祠廟啊！」家臣羊獳肩開言說道：「國老不必發怒，我代你去執行吧！」石碏便派右宰醜和羊獳肩立刻出發。

右宰醜與羊獳肩同到了陳國的京中，先晉謁陳桓公，謝其為衛除亂之恩。然後分別幹事。右宰醜到了濮邑，把州吁提出，州吁見

他大聲喝道：「你是我的臣下，何敢冒犯國君！」右宰醜答道：「衞國臣下弒君，已有先例，我現在僅效法罷了。」州吁俯首受刑。

羊獳肩到了陳都，誅殺石厚。石厚說道：「死是必難倖免，但願上了囚車，一見父親之面，然後就死。」羊獳肩說道：「我奉你父親的命令來誅逆子，你如果思念父親，我當帶了你的首級給他相見。」說罷，拔起劍來，把他斬死。

★ ★ ★ ★

七 陳平渡江

從前漢高祖手下的人才很多，有的勇敢善戰，有的智謀

所以能把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打敗，得了天下。

當時有一個叫陳平的，也是漢高祖的功臣，他是陽武地方人，

從小父母早亡，家境貧窮，依兄嫂度日，人家因爲他貌如冠玉，聰明過人，所以大家知道他非池中之物，都很看重他。每當里中春秋兩祭，祭餘的肉，都叫他分派，陳平不偏不私，分得十分公平，大家都稱贊他好。陳平說道：「分肉是區區的小事，有什麼分不均勻？我將來長大了，辦理國家大事，也要很公平哩！」可見他的志向從小就很大了。

天，陳平的哥哥叫他出去幹一件事，他換了衣衫鞋帽辭別而去。走了二天，到了一條江邊，一片白洋洋的水，闊在眼前，他心想找尋船隻，渡江過去。可是四顧無人，船兒的蹤跡也沒有，那正是春天，只見芳草鮮美，百花盛開。陳平正在煩悶的時候，忽見大樹下面，發現一隻小船，船上的船夫，正在迎面搖來。陳平大喜，連忙上前招呼，叫他擺渡。船夫把船靠近岸邊，講定渡資，

他便跳上船去。他坐在船梢，看見那船夫的面目猙獰，行動鬼鬼祟祟，常常窺視後梢的客人，他知道必非善類。這個船夫果然不出陳平所料，常劫奪渡客的財物，被他害死的，已不可勝計了。他看見陳平衣冠整齊，以為必是多財的商人，等到船搖到江心，便想下手劫他的財物。他先偷偷地從船底裏取出一把短劍，藏在身邊。陳平早已料他居心不良，坐在船中沒有幾時，便推說多走了路，燜熱非常，把身上的衣衫統統解下，使那船夫知道他身上沒有錢財，使他行劫念頭打消。船夫一副滑溜溜的眼睛，像電流般的向陳平腰部打量，看見他並沒有銀包，便不想劫掠他了。所以陳平才得平安渡江。

★ ★ ★ ★

八 王勃露才

唐朝時候，有一位奇怪的文學家，姓王，名勃，字子安，他是龍門人，從小就有天才，六歲的時候，就會做文詞，爲唐代初年四傑之一。當他做文章的時候，有一個怪脾氣，他先把墨磨好，然後引被而臥，等到一覺醒來，提筆捷書，大家都叫他腹稿。他的父親在交趾做官，王勃要去探望他。

一天，他從家中出發，路經江西的南昌，恰巧都督閻伯輿在南昌城外的滕王閣大宴賓客，被邀的都是江西的著名之士，王勃也列席。原來閻都督的請客，是有作用的：因爲他有一個女壻，雖賴泰山之蔭，有了財富，但文壇上沒有地位，所以閻都督想提拔他，預先請人做好了一篇滕王閣序，把它讀熟了，等到宴會的時候，當着衆人而前，把它寫出來，算自己做的，顯示本領。

當大家酒喝得半酣的時候，閻伯輿在席間提議道：「今天得

盛會，不可有酒無文，請你們中不論什麼人，做一篇滕王閣序，以誌今日的盛況。」許多在席的人，雖不乏「倚馬成文」之才，但都知道閻都督的用意，大家託故推辭。這時王勃纔十四歲，竟老實不客氣地跑到預設的桌子上面，動筆做那滕王閣序。

閻都督看見這個情形，心裏好不生氣，但衆人面前，不好意思發作，料想他不僅是一個童子，文章不會怎樣高明，且等他做好以後，如有不通之處，再去羞辱他。

王勃伏在案上，好像不加思索，振筆疾書，大家不知寫的什麼，走近前去一看，不但詞意暢達，章句又很工緻，非一般作家所能及得到他，大家才開始驚奇起來。……等到他寫着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二句，大家更欽佩得五體投地，閻都督本想羞辱他一番，洩洩心頭之恨，但看

見王勃的確做得十分優美，不禁嘆道：「他這小小的年紀，倒有這麼大的本領！」

王勃做好了滕王閣序，後面還附有一首滕王閣詩，詩中有翛然世外之想，令人拍節贊嘆。

王勃寫完了，便向閻伯嶼與衆賓客告辭而別，乘着船去了。

不幸得很，這位天才文學家的王勃，未竟天年，竟在二十九歲那一年，在水中溺死了。他序文中的「盛筵難再」，竟成爲讖語了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九　田橫

漢高祖劉邦擊敗項羽，楚國也隨之滅亡了。劉邦做了皇帝，齊國的田橫，不能在山東立足，便跑到海島上去稱王。

提起這位田橫，他是個有氣節的人，到了島上，手下尚有五百個義士，本想整軍紀武，作恢復齊國的活動。可是這時漢高祖的實力強大，這區區數百人，那裏是他的敵手。同時漢高祖也深恐田橫謀反，便派人去招呼田橫，對他說道：『大將是第一流好漢，何必自苦至此荒島，請趕快進京，大則封王，小則封侯。』田橫就動身到洛陽附近地方，他想：『劉邦是漢王，我田橫是齊王，同為一國之尊；現在他貴為天子，我田橫要去北而朝見他，豈不令人羞死。』便拔劍自刎而死。高祖本是個愛惜人才的，聽見了這個消息，痛哭流淚不已，一面以王者之禮葬田橫；一面再派人到島上去招撫那五百個義士。誰知這五百個義士，自得田橫自刎的消息以後，早已完全自殺，隨田橫於地下了。

到現在，山東即墨縣的東北，還有田橫島的遺跡哩！

一〇、完璧歸趙的藺相如

戰國時候，秦國的國勢最強，趙國是個弱國。那時趙國有一塊天下聞名的寶貝，叫做「和氏璧」。秦王很想弄到手中，於是派人向趙王說道：「願把十五城的地方與璧交換。」趙王畏秦強，躊躇不能決，便召藺相如商量對付辦法。相如說道：「秦王既不惜以十五城之代價，來換我國的璧，如果趙國不以璧給他，這趙國的不是；反轉來講，如果趙國以璧給他，他不以十五城給趙，這是他的背信。我們姑且把璧獻去，表示我們趙國的坦白。」趙王憂慮着說道：「派誰到秦國去辦理這事呢？」相如自告奮勇的說道：「我願去的，如果秦王能以十五城割讓，我就以璧給他；否則我决完璧歸趙。」於

是趙王便派相如奉璧入秦。

秦王坐在章臺上，召見相如。相如恭恭敬敬地把璧獻上，秦王接了璧，玩弄了一番，便傳給左右的人和美女賞玩，但對相如絕不提起割城的事。

相如看見神色不對，便搶前說道：「璧上有瑕，請大王給我看。」就從秦王手中把璧拿過來，倚在柱旁，怒髮衝冠對秦王說道：「大王！我們趙國，是禮讓之邦，大王欲以十五城與敝國交換，臣所以奉璧來秦，豈大王得了璧，只給女人等傳觀，好像大王沒有割城的誠意，所以我只得收回。如果大王要迫我取出，我的頭就預備和璧一起在這柱石上碰碎！」相如拿着璧，回頭看着柱石，好像要去碰撞的樣子。秦王恐怕把璧碰壞，就一面勸慰他，一面假裝察看地圖，劃定某處等十五城割與趙國。於是相如又對秦王說道：「

和氏璧是希世之寶，當我從趙國動身的時候，趙王曾虔誠地齋戒五天。現在大王要受璧，也應該齋戒五天。」秦王看見他的態度堅決，不能以強力刦奪，也只得應許了他，齋戒五日，然後受璧；一面留住相如，請他在客室安息。

相如預料秦王必失割城之約，便暗中派遣隨從的人懷璧逃回趙國。過了五天，秦王設了隆盛的禮筵，召見相如。相如對秦王說道：「和氏璧已派人送回去了，大王果有割城的誠意，敝國決不敢失信。我今天自己知道欺負大王，罪該萬死。殺我烹我，決不畏縮，可聽大王之便！」秦王自知理屈，倒也沒有話說，左右的人，也都面面相覷，弄得沒有辦法，只得送他回去。

★ ★ ★

二一　七步成詩的曹子建

三國時候，有一個大文學家，姓曹，名植，號叫子建，少有天才，十歲的時候，便會做詩文，下筆敏捷，千言立成，所以孔融稱他有八斗之才。

他的父親名操，對曹植的聰慧多才，很愛他，想把帝位傳給他；所以他的哥哥曹丕很懷恨他，妬忌他。

後來曹操死了，曹丕做了魏王，有一個叫華歆的，對曹丕獻計道：「子建才智不凡，非庸碌之輩可比，若不乘此機會把他處死，將來必有後患。」曹丕心裏一想，以爲不錯，但恐被人背議，所以躊躇不決。對華歆說道：「他與我是同胞兄弟，怎能下這毒手呢？」華歆說道：「子建以才著天下，有出口成詩之譽，但我不信他有這麼大的本領，你就叫他來，一試，要是所傳不差，可以削去他的權勢，如果不能夠的話，就把他殺掉，人家也就無話可說了。」曹丕

聽了這話，便下令召見曹植。這時子建在臨淄爲侯，得令就不帶侍從，隻身跑到洛陽。曹丕很嚴厲地說道：「我和你雖然是兄弟，但是我現在做了王，你就是我的屬下了。從前父親在世的時候，常把文章來誇示我，我不相信你有這眞本領，今天限你七步成詩，你若能的，就免你一死，否則我不能饒赦你。」子建看見曹丕對他這般無情，心中十分憂傷，但想事已至此，也沒有辦法，就說道：「請哥哥賜題！」那時殿上恰巧掛着一軸畫，上面畫着兩頭牛，在土牆下面相鬬，一牛墮入井中而死。曹丕指着畫說道：「就把這畫做題目，詩中不許有二牛鬬牆下，一牛墮井死等句。」

子建便照題目，行了七步，詩已做成，提筆寫在紙上：「兩肉各行道，頭上帶凹骨，相遇在山下，忽然相搪突。二敵不俱剛，一肉臥土窟，非是力不如，盛氣不泄畢。」

」曹丕接了他的詩一看，很歎服不止。但是看見計不能售，那裏肯輕輕放過，故又接着說道：「七步成詩，還不算快，你要能夠出口成詩才好！」子建答道：「請你賜一個題目。」曹丕說道：「我和你兄弟，就把這當題目吧，但不許犯着兄弟字樣。」子建毫不思索，隨口吟道：「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」

曹丕被他的詩意感動，凄然淚下，這時母親卞氏忽從後殿跑出，抱住了子建，對曹丕高聲喝道：「你爲甚麼這樣的威逼他呢？我只有跟你拚老命了，你把我殺掉吧！」說罷，大哭不已，曹丕連忙離開了坐位，對母親說道：「兒想攷試攷試他的本領究竟怎樣，沒有別的作用啊！請大人不要生氣！」於是曹丕不敢把弟弟弄死，只把他降爲「安鄉侯」。

二一　伍子胥為父復仇

春秋時候，楚平王的寵臣費無極，向平王進讒，說在朝中做官的伍奢，串同太子建謀反。平王聽了大怒，便把伍奢捉到牢獄裏，定他死罪。無極又向平王獻計道：『伍奢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叫尙，小的叫員，號子胥，兩人都很有才幹，假使不一同斬去，萬一逃往吳國，必爲楚國的後患；最好能把他們召來，斬草除根，以絕後慮。』平王聽了這番話，以爲很對，便問無極有何妙計？無極道：『這事易若反掌，毫不費力的，只要叫伍奢寫信給兒子，說兒子如果肯來，可以赦去父親的罪。差人將信送去，他們接信以後，骨肉情深，一定肯來；等他們來了，就一併把他們殺死。』平王聽了大喜

即把囚在獄中的伍奢傳到面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你教太子叛反，本當該斬首示衆，姑念你的祖父對前朝有功，故不願加罪。你可寫信給二子回朝，改封官職，然後再釋放你歸家。」說罷，命左右以紙筆給他。伍奢知道平王的用心不良，要召回二子同斬，就對道：「我的長子伍尚，仁慈溫厚，我召他必來；次子伍員是一個文武俱全，先知先覺的人，一定不肯來。」平王說道：「你且照我的話去做，來不來與你無關。」伍奢顧念國君的命令，就當殿書寫，信上這樣說：「我因進諫得罪，囚入獄中。現在國君感我祖先的豐功偉績，已免我一死，且已聽了群臣的獻議，改封你們的官職，希望兄弟倆星夜趕來，遲延了一定獲罪。」伍奢把信寫畢，呈上平王看過，把信封好，差鄢將師送去，那時伍尚伍員都在城父，鄢將師到了城父，把信送給他們。伍尚伍員接到了父親的信，心中十分着急，祕密商量對

付的辦法。

伍員說道：『父親得免一死，已屬千幸萬幸，我們二人封侯，這是誘我們去啊！我們去了，必為所殺。』伍尚說道：『父親有信在此，想來不至於謊說罷！』伍員道：『父親是楚國的忠臣，知道我們必定要報仇，所以想出這誘殺的方法來，斷絕將來的憂愁。』伍尚又道：『這是我猜測之詞，萬一父親信上的話是眞的，我們不孝之罪何能辭呢？設不幸而被殺，也可與父親一會！』伍員道：『楚國人怕我們兄弟在外，必不敢殺父，如果你去了，必定促短父親的壽命！』伍尚道：『父子之情，出於天然，我得見了父親的面而死，也甘心了。』伍員仰天長嘆道：『跟父親同死，於事實上有何益處，你如果一定要去，我也不勉強，只得從此分別了！』伍尚道：『那末你到那裏去呢？』伍員答道：『誰能為我報楚國的仇的，

我就從誰。」伍尙道：「我的知識和力量，遠不及你，我到楚國去，你往別國，我以殉父爲孝，你以報仇爲孝，從此各行其志吧！」說罷便含淚作別。

於是伍尙跟了鄢將師去見平王，平王下令囚於獄中。伍奢看見伍尙單獨來楚，嘆道：「我知道員一定不肯來的。」

伍員與他哥哥分別以後，知道本國不能立足，立刻收拾行李，預備逃往吳國去。平王恐怕伍員逃走，立派大將武城黑率領精兵二百人，拿捉伍員，伍員聽了這個消息，哭道：「我早知父兄免不掉的。」便對妻子賈氏道：「我要逃到別國去，借兵報父兄的仇，不能顧你了，如何是好？」賈氏睜着眼睛對道：「大丈夫含了父兄的怨仇，像割心肺一般地難過，不必再把我放在心上，快動身就是。」說罷，入內自縊而死，伍員痛哭一場，草草埋葬，連忙收拾行李包

裹，身穿素袍，帶了弓，偏守边出發。

不到半天，楚兵已來了，把伍員的家中圍住，搜捕伍員，但沒搜得，就向東方追追。大約追了三百里，果然碰到，伍員看見後面有兵追來，立刻發箭，把二個管車的人射死，又要對武城黑射來，武城黑下了車子，正想逃命，伍員開口說道：「姑且饒了你的命吧！你回去報告平王，如果他要殺死我的父兄，我一定滅掉楚國，親手斬下平王的首級，發洩我的憤恨。」武城黑抱頭鼠竄，不敢再追他，只得回報平王，平王聽了大怒，立刻命費無極押着伍奢父子兩人，往法場斬決。伍尚唾罵無極讒言惑君，殺害忠良。伍奢止他道：「忠姦自有公論，不必罵人，可是伍員不到，楚國從此沒有安樂的日子了！」說罷，從容就刑，旁觀的人，都為之下淚。

平王殺了伍奢伍尚，立刻傳令各要口，緝拿伍員，伍員晝伏夜

行倉皇逃走，歷盡千辛萬苦。

有一天，伍員逃到昭關——從楚國到吳國的要道——那裏形勢十分險要，倘使能夠過關，渡過長江，就可到達吳國。這時關口已有重兵駐守，伍員只得在森林徘徊，不敢輕進。恰巧這時有一個仁厚的長者，名叫東皐公，收留他躭擱在家裏，並且替他設法過關。東皐公每日以酒肉款待，住了七天，東皐公還沒有確切使他過關的方法。伍員心裏好不着急，心雖辭他獨行，又恐洩漏消息，但時日就躭擱下去，也非良計。所以一夜愁緒滿懷，不能成睡。到了明天，東皐公來問候他，笑道：『你的鬚髮，爲甚變了白色了。』伍員對鏡一照，果然不差，痛哭地說道：『哎！一事無成，鬚髮卻已白了，天喲！天喲！』東皐公道：『請不要悲傷，這是好兆，你可從容過關，不必担憂了！』伍員問他何謂好兆，東皐公道：『你的鬚髮變白

」，看見的人辨不出是你的容貌，可以混過。』後來東皋公把老友皇甫訥請到，教伍員打扮僕人，搶過昭關。

伍員過了昭關，走到江邊，則見江水浩淼，波濤萬頃，沒有渡船。伍員心中愁，後有追兵，忐忑不定，忽見有一漁翁划船行來，伍員大喜道：『天不絕我哩！』就喊道：『漁父快救我，快救我！』漁父聽見了呼聲，就把船靠至岸邊，伍員跳上船去，漁父把船撐開去，不多時已到對岸了。漁父道：『看你的相貌不是平凡的人，形色慌張，不知有什麼危急的事，可以事實告我，不必隱瞞的。』伍員便把姓名告訴他，漁父唏噓不已。說道：『看你面有飢色，我去拿些食物來給你吃，你稍等一會。』漁父把渡船繫在綠楊下面，跑到村中去取食品。伍員躲在蘆叢裏，等了好久，不見漁父來，忖道：『人心難測，要是他喊了眾人來擒我，那又糟了。正在胡思

亂想的當兒，忽見那漁父拿了麥飯魚肉到樹下。伍員吃罷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把一把七星寶劍，贈送給他作爲謝意，並對他道：『這劍是我祖上遺下來的寶物，約值一百塊錢，現在我送給你，以答你相救之恩；但我還有一句話，要請你嚴守祕密，不可洩漏我的消息。』說罷，把劍遞過去。那知漁父不肯收受，笑着說道：『我聽見楚王有命，凡能捉到伍員的，賞米五萬石，再封大官；我不貪重賞高爵，難道要你的劍嗎？而且你出門正要此物，我却全無用處。至於你疑心我洩漏消息，萬一楚兵追來，我怎能表明心跡，還是死的乾淨！』說罷，縱身一躍，溺死于江中了。到現在武昌東北通淮門，有一個叫解劍亭，就是伍員解劍贈給漁父的地方。

伍員看見漁父投江而死，嘆道：『我得你而活，你爲我而死，眞傷心啊！』

伍員逃向吳國進發，走到溧陽地方，肚子餓極了，正想乞食，忽遇見一個女子，在河邊洗紗，旁邊放着一籃飯。伍員就開口向她求乞。女子抬頭一看，見一相貌奇偉的男子，自想我是年已三十的貞女，從不與任何男子交談一語，如果我給飯他吃，人家一定要說我不規矩；但看這人餓得十分可憐，我何忍拒絕他呢？想到這裏，就拿飯出來給伍員吃；伍員吃能，感謝幾聲去了。不料走了幾步，伍員回頭看見，那女子抱起一塊大石，投河自殺了。伍員頓足大喊道：「哎呀！那女子爲我而死，好不傷心哪！」便咬破指頭，在旁邊的石上血書二十個大字：『爾浣紗，我行乞，我飽腹，爾身溺，十年之後，千金報德。』寫罷，忍痛前行，走了三百里路，纔到吳市，可憐伍員舉目無親，只得吹簫行乞。

有一天，吳國公子光出遊，聽得伍員的簫聲很悲傷，看他的

相貌奇偉，知非常人，便很看重他，叫他在手下做事。後來吳王僚被殺，公子光即位，便聽從伍員的話，起兵攻楚，果然大敗楚軍，佔領楚都。那時平王已死，伍員命兵士掘開平王的墓，開棺把屍身拖了出來，手中拿了九節銅鞭，打了三百下，並用左足踏他的肚子，右手挖他的眼睛，數他的罪狀道：「你生平沒有眼睛，不辨忠姦，聽信讒言，冤殺我的父兄，真可恨極了！」並把平王的頭斬下，把衣衾棺木搗毀，屍體棄在荒野。然後領兵回國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〔三〕畫荻教子

宋朝時候，有一位大文學家，叫歐陽修，字永叔，自號醉翁。他是廬陵地方人，四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便死去了。當時，家

的家中非常窮苦，他的母親鄭氏很賢節，教他讀書識字，因爲家中沒錢買紙筆，常用荻——蘆葦類的植物——畫在地上，教他識字讀書。

歐陽修受了他母親的教育，勤學不倦，學問與知識也一天天地增進了。

後來又得到了一位名師的教授，一舉而中甲科進士，做個諫官和滁州知府，對于政府的貢獻很大。

他從政之餘，常常探索唐大家韓昌黎的作品，所以做的文章，冠于天下。所著的歐陽永叔集，後世的人都愛讀牠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一四　和平使者——蘇代

從前戰國時代，趙惠王要發兵攻打燕國，許多臣子，雖然苦口婆心地勸他顧憐人民的生命財產，不要輕啓戰禍，可是他侵略別國的野心，始終未戢。

那時燕國也不願和趙國開戰，特地派遣蘇秦的弟弟蘇代到趙國斡旋和平，希望作最後的努力，挽回戰爭的禍患。

蘇代到了趙國，謁見惠王說道：「我這次到貴國來，經過易水，看見一隻蚌張開了殼，露着肉體，在沙灘上晒太陽，不料忽然飛來一隻鷸鳥，去啄牠的肉，蚌吃了痛連忙把殼兒合攏來把牠的嘴巴鉗住。

鷸鳥吃不到蚌肉，便牢牢地啄着不放，說道：「今天不下雨，明天不下雨，你又不能下水，你總得乾死的。」蚌聽着鷸話，因為[illegible]蚌也鉗着鷸鳥的嘴巴，不肯放他鬆，說道：「今天不放你，明

來不放你，你沒有東西吃，怕你不餓死嗎！』

牠們這樣相持了好久，大家不肯讓步，但是誰也不能制勝誰，只不過僵持着罷了。隔了不多時，恰巧有一個漁翁走過，他看見鷸鳥的嘴巴被蚌鉗着，不能高飛，蚌被鷸鳥的嘴巴啄着，也不能逃入水中，便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哈哈！你們這樣爭執不下，便宜了我老頭兒了。」他說着，伸出兩只手，把鷸鳥和蚌一併捕去了。』

蘇代把這話說完，就向惠王比喻道：『大王，現在如果趙國要去攻打燕國，燕國為自衛計，也必出而抵抗，二國一天天地相持下去，也與鷸蚌的死拚一般，使兩國的生命財產，徒然無益地犧牲。大王！我們西面強盛的秦國，怕就是漁翁了！』

趙惠王聽了他的話，十分動心，默想了一回，才決定把攻打燕國的主意打消。

一五 巨伯化敵

漢朝桓帝時候，有一個荀巨伯到遠地去探望朋友的病，恰巧那地方有匈奴攻進來。朋友對巨伯說道：『我是要死的了，你趕快逃避吧，不要爲了我，而累你的性命失掉！』巨伯道：『我特此冒險來看你的病，你叫我棄了你逃走，就是違背義氣，以保自己的生命，難道是我荀巨伯所做的嗎？』

後來匈奴的兵攻進城來，對巨伯說：『我們大軍到臨，全城的人都作鳥獸散，你是誰？敢獨自留在這兒？』巨伯道：『我的朋友有病，不忍棄他逃走，所以情願把自己的身體，去代朋友的性命。』匈奴的兵聽了他的話，都十分感動，便對着同伴說：『像我

們沒有義理的人，那可到義國來呢？』於是收兵回去，那個城得以保全。

★　★

一六　齊王見顏斶

戰國時候，齊國有一個淸高的隱士，名叫顏斶，他不但多才善辯，而且胆氣很大。

有一次齊宣王見了顏斶，說道：『顏斶，走過來！』顏斶看見他擺起國君的架子，心裏不快活，也說道：『大王，走過來！』宣王聽了老不開心。左右的侍臣都說：『國王，是一國之君，多麼尊嚴！顏斶是臣子，王叫顏斶走過來，顏斶也叫王走過來，這未免太不尊重國王了，怎麼使得？』顏斶答道：『我走過去是仰慕國王的

權勢，大王走過來是歡迎士人。與其叫我趨慕權勢，不如叫大王來歡迎士人。」宣王變色發怒道：「國王尊貴呢？還是士人尊貴呢？」顏斶對道：「自然是士人尊貴！做國王的不尊貴。」宣王詫異道：「有什麼理由呢？」顏斶答道：「自然有理由的，從前秦國去攻齊國的時候，秦王下令說：「有人敢在賢士柳下季墳墓五十步以內打柴的，就判處死刑，決不寬貸！」他又下令說：「有人能夠拿齊王的頭來的，就封他做萬戶侯，並賜黃金一千鎰！」照這個情形看來，活活國王的頭，還比不上死的人士的墳墓咧！」

宣王聽他說得很有理由，非但不怒，反而佩服他。說道：「君子人真不能侮辱的啊！我自己不好，討個沒趣；但願先生能夠收我做學生。而且顏先生和我交遊，我一定很優待你；吃的一定是牛羊豬肉；出去的時候，一定有大的車子坐；妻子的身上都能換上美麗

的衣服。」

顏燭辭謝道：「玉生在山中，把牠雕琢製造起來，不能說牠不寶貴；可是原來的樸質已經不完全了！士人生在偏僻的鄉村裏，叫他去做官受祿，不能說是不尊貴了；但是原來的形體和精神，已經不全了！我情願吃得遲些當做肉，走得遲些當車子，不幹違法的事，當做清貴，保留着純潔的天真，來娛樂自己！有負盛情，非常感謝！」說罷，拜了兩拜，辭別回去了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一七、李愬雪夜下蔡州

唐朝憲宗時候，吳元濟在淮西謀反，不服從朝廷的命令，朝廷派遣將官李愬討伐他。那時元濟的精兵，分守在淮西各要口，自己卻

住在蔡州城中享福，祇派一些老弱殘兵駐防。

李愬探知了這個消息，便想用避實就虛的方法去襲取蔡州。

一個晚上，大雪像飛絮一般地飄着，天氣十分寒冷，李愬忽下發兵的命令，分三路進兵，命李祐李忠義等帶領三千士兵做先鋒，李進誠領了三千人做後應，自己和監軍率了三千個兵做中軍。李愬恐怕洩漏機密，只吩咐「向東方進發。」兵士都不知道往那裏去，心中雖然疑惑，但不敢問。

全軍走了六十里，到張柴村，把元濟守柵的兵殺死，命令兵士造飯休息；吃罷了飯，李愬又號令進兵，許多軍官不明白他的用意，便問他到那裏去。李愬道：「到蔡州城裏去捉吳元濟！」他們聽了，才恍然大悟。

那時呼呼的北風，吹在面上，好像尖刀一樣；大雪紛紛，把大

地上的一切都染白了，人馬凍死的不知多少。大家以爲深入敵陣，不是凍死，便是打死，心中雖很担憂，但都不敢違抗命令。

大約在深夜三點鐘的時候，李愬的兵已到蔡州城下。那時城中靜寂無聲，一無防備。李愬命李佑李忠義率領許多健兒爬上城去，先把守城的兵殺死，並叫看更的人照常敲鑼擊柝，開了城門，讓大隊人馬偷偷地進城。李愬又命兵士不許聲張。

這時蔡州城裏的人民，正在酣睡未醒，對於外面的情形，完全不知道。

到了天明的時候，李愬的兵馬，已到吳元濟宅外，元濟正在夢中。有個手下的人忽然入內報道：『大帥不好了！唐兵已在宅外了！』元濟聽了還不相信，說道：『四城都有守兵，就是打了敗仗，也會有消息傳來的，唐兵難道有翼能飛嗎？』元濟話還未說完，又有家人

入宅報告道：「敵兵在外面打進來了。」元濟才大驚失色，領着家將，爬上牙城抵抗。李愬命令田進誠圍困牙城，四面放火燃燒，元濟見勢不敵，只得俯身投降。李愬把他送到京裏，於是蔡州的亂事才算平定。

★ ★ ★ ★

一八 掘地見母的鄭莊公

春秋時候，鄭國的國君武公，娶夫人姜氏，生下兩個兒子，長的叫寤生，小的叫段。

寤生生下來的時候，因爲是難產，橫着身子出來，姜氏大吃一驚，所以不歡喜他，等到小兒子段生出，長得一表人才，面如敷粉，唇若塗硃，而且武術過人，又諳射箭，所以姜氏很喜歡他，常在

丈夫面前稱道他的賢能，勸武公立段爲太子。鄭武公說道：「長幼有序，不可紊亂，況且寤生沒有過失，豈可廢長子而立幼子？」就立寤生爲太子，僅把一個小城叫共的，給段爲食邑。姜氏心中很不快樂。

武公死了，寤生卽位，就是莊公，姜氏看見段沒有權限，心中怏怏不悅，就對莊公說道：「你繼承父親的君位，轄地數百里，使同胞之弟，置身於小城，你未免太忍心了。」莊公對道：「隨你所要便是！」姜氏要把鄭國的大邑京邑封給段；莊公因母命所在，不敢違抗。次日升殿，發表封段的命令。鄭國的大夫祭仲知道了這事，便對莊公說道：「天無二日，國無二君，京城是一個重要的地方，和滎陽一般，況段又是夫人的愛子，假使把這樣大的城封他，將來恐怕要出亂子吧。」莊公道：「這是我母親的命令，怎好不答應

呢？萬一將來出了亂子，也沒有方法避免，只得聽天佑命。」就封段於京城。段謝恩完畢，入宮向姜氏辭別，姜氏屏去左右，私對段說道：「你的哥哥不念同胞手足之情，待你這般薄，今天的封你，還是我再三懇求。他情不可卻，才允許的，並非出於自願，你到了京城，應該練兵準備，倘然有機可乘，你出兵攻鄭，我為內應，便可掌握大權，你假使能夠代了寤生的位置，我死也安心了。」段聽了母親的話，便往京城居住，從此大家稱他為京城太叔。

不多時，段把鄭國西北邊疆地方，據為己有，天天以打獵為名，加緊訓練兵士，並且襲奪廩延和鄢二地，二地的官員，出奔報告莊公，莊公微微地一笑，並不發表甚麼意見。大夫公子呂也勸莊公把段除去，不要坐視其勢力一天天張大起來，以致不可收拾。莊公說道：「段雖心懷貳志，但還沒有叛逆，我如若是誅伐他，不但

爲母親所不滿，徒惹外人非議，所以我置之度外，此其所爲甘心讓他肆無忌憚，叛逆有據，那時明正他的罪名，母親也不能說話了。』

後來，段轄地日廣，招聚人民，製造兵甲，修理城牆，已有相當的準備，要等候機會，攻擊莊公；並且和姜夫人約定於某日起事，姜夫人做他的內應，等到他的兵一到，姜夫人便開城迎接。一言不料事機不密，被莊公知道，便命公子呂帶了兵攻打京城，京城的人民，不肯出戰，段逃到共，莊公又派兵去攻打，段不支自殺。

莊公既平了段亂，回來便把母親姜夫人，放在城潁地方，並且對他說：『活着不再與你會面，要死後在地下相見就算了』後來莊公倒覺得這事太過分，但已立過誓，無法補救了。

鄭國有個小小的官吏，名叫潁考叔的，爲人正直無私，素有孝

弟之舉，聽得莊公這般的對待自己的母親，便來見莊公。莊公以酒食賜給他吃，考叔揀了好的肉，用紙包好，藏在袖中。莊公看見了，心裏很奇怪，問他為什麼緣故，考叔答道：「小人家中有年老的母親，我每天取野味進給他吃，現在主公賜我這美味，我何敢自己獨吃，所以想把他帶回去。」莊公聽了非常感動，說道：「你真可謂孝子了！」說罷長嘆一聲。考叔問道：「主公為何而嘆？」莊公說道：「你倒有母親可以奉養，寡人貴為諸侯，反不如你。」考叔假裝不知，說道：「姜夫人不是好好地活着嗎？」莊公便把前事述了一遍，並且說：「我現在雖然懊悔，只因從前立過誓，沒有挽救的餘地了。」穎考叔道：「那不打緊，我有計劃可以補救。」莊公說：「你有什麼方法？」考叔道：「只要掘下地去，到有泉水的地方，再在地中建一地室，先迎姜夫人住在裏面，然後主公也入地

相見，這就不背你的誓言了。」莊公聽了他的話，心裏很歡喜，便命考叔差壯士五百人，掘成一條十丈深的地道，有泉水湧出，在泉水旁邊，用木架室，設長梯一座。考叔到城潁去謁見姜夫人，備述莊公悔恨之意，現在要迎接你回去奉養，姜夫人又悲又喜。

考叔先奉姜夫人到牛脾山地室中，莊公也趁了轎子也到山下，從梯而下，看見了母親，拜倒在地，口稱：『寤生不孝，好久沒有定省，求大人恕罪。』姜夫人說道：『這是老身的不是，不與你相干。』用手扶起，母子二人，抱頭大哭。就登梯出穴，莊公親自扶着母親上車，自已隨侍在後，國內的人民看見莊公同母同歸，都稱莊公的孝順母親。

★ ★ ★

一九 楚平王娶媳

春秋時候，楚國的大夫費無極，善媚好讒，所以國君平王很寵幸他。

無極對於公子建非常猜忌，要想把他倆的感情離間，苦於沒有機會。一天，無極對楚平王說道：『太子年紀已長，何不替他結婚；要求婚，以秦國爲最好，因爲秦是強國，對於楚國也很親睦，和強國聯姻，楚國的國勢更加高張了。』平王答應了，便派他往秦國請婚，秦國的國君因秦曾世爲婚姻，便允許把長女孟嬴，嫁給太子作妻。平王又命無極帶了金珠幣帛，往秦國迎娶，無極到了秦國，呈上聘禮，哀公很快活，就命公子蒲送孟嬴到楚國來。

無極在途中察知孟嬴美若天仙，又見媵女中有一人，儀容端麗，探其來歷，方知是齊女，因她的父親因在秦國做官，所以入宮爲孟嬴侍妾，無極探得底細，因秘密召見齊女，說道：『我看你有

人之貌，我猜心要抬舉你，做個太子正妃，你如果能夠不洩漏秘密，包爾富貴榮華。」齊女聽了，羞人答答，俯首無語。

無極說正日回國，報告平王，說秦女離此不遠，快要到了。平王問道：「秦女面貌怎樣，你曾看見過沒有？」無極知道平王是好色之徒，便要誇張秦女的美，動他的邪心，恰好平王有此一問，正中其計，便答道：「我看見的女子，也不算少了，但從未有美如這般的；不但楚國後宮不能找得到，就是古來有名的美人，如妲己驪姬，恐怕也比不上她。」平王聽了無極的話，不覺面龐通紅，片刻不語，停了一回，才嘆口氣道：「寡人枉為一國之君，不能有此佳麗，真是虛度一生！」無極說道：「大王既然愛慕她，何不自取？」平王道：「既為兒子迎娶，豈可亂倫？」無極說道：「這是不打緊的，秦女雖受聘於太子，還沒有送入東宮，大王把她迎入後宮，

誰敢說半個「不」字？」平王說道：「羣臣的口可塞，但太子面上如何交代？」無極對道：「孟嬴從媵之中，有一個才貌雙全的齊女，可以冒充秦女。先把秦女進於王宮，再送齊女入東宮，關照他不要洩漏秘密，那就行了。」平王大喜，吩咐無極秘密行事。無極對公子蒲說道：「楚國的婚禮，跟別國兩樣，先令新婦入宮拜見舅姑，然後成婚。」公子蒲唯唯稱是。於是無極令東把孟嬴和姪娣從送入宮中，把孟嬴留在宮裏，遣宮中侍妾扮成秦媵模樣，齊女冒充孟嬴，令太子建迎入東宮成婚，滿朝文武百官，都不知是無極的詭計間。

平王恐怕被太子知道秦女的事，禁止太子入宮。自己卻和秦女在後宮設酒作樂，把國家大事，拋在腦後。後來平王立孟嬴為夫人，太子建才明白為父所換，但已沒法挽回了。

二〇 哭秦廷

春秋時候，楚平王荒淫無道，聽了費無極的讒言，把子胥的父親伍奢，兄伍尚殺死，子胥歷盡千辛萬苦，逃往吳國，臨行的時候，他和好友申包胥話別，說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將奔往他國，借兵滅掉楚國，生食楚王之肉，分裂無極的屍身，方洩胸中之恨。」包胥說道：「楚王雖然無理，妄殺國家忠臣，但這是你家的私仇；楚國是楚人所公有的，豈可因私仇而使祖國淪亡！要是你能夠滅亡楚國，我一定能夠恢復楚國；你能使楚國遭遇危險，我一定能夠安撫楚國。」子胥到了吳國，要求吳王討伐楚國，吳王允許出兵攻楚，五戰五勝，就占據了楚國的郢都。

那時楚平王已死，昭王當國，他因兵力不能和吳國對敵，只得逃到別的地方。申包胥就趕到秦國去，討救兵，以圖恢復祖國。

申包胥到了秦國，謁見秦哀公，說道：「吳人殘暴不仁，簡直和毒蛇猛獸一般，占我都城，姦淫擄掠，無所不為，所以寡君特地派我到貴國來求援，而且敝國與貴國毗連，敝國的土地，被吳人占據，將來貴國也必受害，還應趁此機會，把他們逐出去纔是。」說罷便覺心酸，竟在秦廷上大哭起來。秦哀公聽了他的話，安慰他道：「你且不要哭，讓我與諸大夫商議之後再定，你一路辛苦，可先到旅館中休息休息罷！」申包胥看見秦哀公不允出兵，便倚着牆壁，號啕大哭，從早晨到晚上，聲不絕耳，口中滴水不入，晚上也不睡覺，這樣哭了幾日幾夜，眼睛裏的血也流了出來。秦哀公看見他這樣悲傷，心裏大為感動，因此便發了救兵給他，包胥才收了淚，叩

頭稱謝，帶了秦兵回來。

吳王聽見秦國出兵助楚，恐怕戰事擴大，就命子胥撤兵。

後來楚昭王因這次復國，完全是申包胥的功勞，想重重的賞他。他再三推辭，說道：『保衛祖國，是我分內應做的事，不是爲貪求名利而出此，否則便不是眞心愛國。現在國土已復，國君回來，那就是我最大的願望了。』後來他功成身退，隱居鄉間，不問世事了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二　叔詹退晉師

非春秋時候，晉公子重耳因父親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，殺死太子申生，恐不利於己，便出國逃難。路過鄭國的時候，鄭君恐惹起是

非常不肯招待他，心裏很憎恨他。

後來獻公死了，重耳得了秦國的助力，回國即位為君，就是晉文公。便出兵討伐鄭國，鄭君知道國力不充，不敢作戰，只得把自己所愛的一塊寶玉，叫老臣石甲父拿去，獻給文公，要求撤兵。可是晉文公不肯，對石甲父道：『只有把叔詹獻來，才可馬上退兵。』石甲父便回國，把這話報告鄭君。

原來叔詹是鄭國的賢臣，上自國君，下至人民，個個信仰他。此刻鄭君聽得了石甲父的報告，便嘆息道：『叔詹是我的忠臣，何能離開我？』所以遲疑不決。可是叔詹對鄭君說道：『主憂則臣辱，主辱則臣死，現在晉文公要的是我，若不是我去，晉兵終不肯收兵，這是我貪生畏死，不顧國家而愛惜生命了。』鄭君說道：『你去了，必死無憂，叫我怎麼忍心呢？』叔詹對道：『君不忍我叔詹一人，倒忍心全國人民的困苦，和

國家的滅亡嗎？犧牲我一人，而可以救百姓救國家，這有什麼不值得呢？而且我見了晉君，自有話對付他。」請大王放了他」鄭君便放他出去，晉兵果然退了。

叔詹到了晉國的軍營，見了文公，文公大聲喝道：「你執了鄭國的大權，失禮於賓客，罪在不赦。」說能，便領左右把他的衣服脫下，要投他在鑊子裏面，用沸水烹死他，叔詹面不改色，拱手對文公說道：「且慢！請你允許我發表意見？」文公氣憤憤地說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快說來！」叔詹對道：「從前我主經過敝國，我曾勸寡君道：『晉公子賢明過人，他的左右都是英才，將來回國必接諸侯』可是鄭國的劫數已到，寡君不肯聽從我的話，現在大王卻歸咎於我，當我出發的時候，寡君不肯允許，然而我想到了「主辱臣死」的話，乃自願就死以救鄭國的難，預測的事能中

這是智，盡心爲國，這是忠，臨難不避，這是勇，殺身救國，這是仁。仁智忠勇四者俱全，照齊國的法律，也要受烹刑，我還有什麼話說。」說罷，便靠着鑊耳大聲道：「請看從此以後，在朝廷做事的人，應以鄭詹爲戒。」

文公聽了他的話，悚然動容，立刻下了赦罪的命令，並且說道：「寡人不過試驗試驗你罷了，你真是烈士啊！」連忙請他上坐，以賓客的禮節待他，不久再派人送他回去。

★ ★ ★

三三 刺虎

明朝末年，崇禎皇帝宮裏，有一個品行端正面容美貌的宮人，姓費，她的名字已經不可考了，她年方十八，在宮裏服侍公主，公主

因她聰明伶俐，做事又忠心耿耿，所以很愛寵她。

那時，國內匪勢高張，天下很不太平，崇禎帝的王承恩探聽消息。承恩道：『你居在深宮，打聽做甚？』費宮人說：『正因居住深宮，故不可不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形，可以早爲之計。』承恩聽了，很驚奇她的見識，就說：『你說先爲之計，那末你有什麼計策呢？』費宮人說：『萬一有危險發生，我祇打算自殺，但卻不願白白地死去。』

這時有一個姓魏的宮人，年齡比費宮人稍長，也很端莊美麗，和費宮人素友好，她聽了費宮人的話，就道：『照你的計策，很難做到，我恐怕不能照你這樣做；但是到了那個時候，我也祇有一死了。』

[illegible]禁，圖來償我的志願。』

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那天，流寇李自成攻陷京師，王承恩去稟告皇帝，

皇帝，皇帝和皇后各自逃難。俗話說：「生離死別，」是人生最難堪的事，何況是夫妻之情？自然和窮人兩樣。當時一般宮娥婢僕，也都圍住哀哭。一幅亡國慘圖，就是鐵石心肝，見了也不禁潸然淚下。後來皇后終於吊死了。皇帝待着公主道：「你已經十五歲了，生不逢辰，投至我家，現今天下一失，留你這苦命的孤兒在人間，使我死不瞑目！千苦不如一痛，還是同于盡，死一個干淨！」於是左手掩着面右手揮着刀，把公主的左臂斫斷，但皇帝畢竟有舐犢之情，不忍再殺她，自己心如油煎，再也不去理會，逕自上萬山縊死，王承恩也跟着縊死在山上。

這時宮中有個尚衣監何新看見公主受傷倒在地上，費宮人在旁邊哭得像一個淚人兒，就走去把公主救醒。公主道：「父皇叫我死，我那敢不死？今雖得甦，但賊來的時候，是終難倖免的。」費宮

人沉靜地道：「是請把公主的衣服賜給我穿，我可穿着紅緞，從後門可以逃走。」公主把衣服卸下給她，阿漸負着公主飛也似的逃出宮外。

李自成入承天門，正歡進宮裏去。魏宮人突呼道：「賊來了！我們一定要遭污辱的，有志者趕快打定主意。」她說罷，便縱身躍河裏，不一會，跟着她投河而死的很多，當時一具具的艷屍，浮在清波上面的，竟有三百人。費宮人等到她們死後，靜悄悄地把公主的衣服穿上，隱躲在枯井裏，卻不料被賊察見了，用長鈎鈎出來，去見李自成。說道：「我是大公主，你不得無禮！」

自成見她一副皙白的面龐，玉手纖纖，外加穿了公主的衣服，儉見美麗嫵媚，那裏知道她是宮女？便賜與心腹將官姓羅的，姓羅的很歡喜。費宮人說：「我是皇帝的女兒，你如果預備着祭品，儀

容她盡著禮儀，去祭祀先帝，我便聽從你。」姪羅的答應了費宮人的請求。旁的人備著音樂替姪羅的賀喜。於是鑼鼓喧天，熱鬧非凡。姪羅的快樂得把酒大喝特喝，喝得喝醉了，才回到內房。費宮人又備了大杯，殷殷勸酒。姪羅的說：「我想做一張疏去謝謝李自成，但是沒有文才，怎麼辦呢？」費宮人說：「這有什麼難，我能替你起稿的，你還是先睡，等我做好了再給你說。」姪羅的聽了深信不疑，就躺在床上鼾睡了。費宮人把侍女們揮著出去，獨自坐著。一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便拿了一把小劍刃，對準姪羅的喉嚨去刺，姪羅的被她刺破項頸，痛著跳起來，但是屢次跳起來，仍舊屢次跌倒下去，終於僵著不動。眾人在外聽了，推著門進來，看到他已氣絕身死了。祗看見費宮人穿著華麗的服裝，端正的坐著，也不說話，仔細一看，才知道她也刎頸而死了。

李自成聽了這件事，很佩服她的忠貞，就備着禮去葬她；於是他們以爲公主已死，也不再搜捕了。

☆ ☆ ☆ ☆

三三 掛角讀書

隋朝時候，有一個小孩，姓李名密，京兆長安地方人，號玄邃，幼時因家境貧寒，沒有錢讀書，幫人家牧牛。

他雖然爲環境所逼，受失學的痛苦，但是他求學的心很切。他常常騎在一頭黃牛的背上，把一部歷史的漢書，掛在牛角上；一手拉着牛繩，一手閱讀漢書。

隋朝的大將楊素和他的兒子元感，騎着馬在路上跑，看着他在牛背上讀書，心中佩服他的好學，就勒住了馬，招呼他

。」李密看見有人喊他，便從牛背上跳下來，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告訴了他。楊素說道：『你讀的是甚麼書？』李密答道：『是漢書。』楊素又問：『你現在讀的是那一篇？』李密答道：『是項羽傳。』楊素把書內的事問李密，李密一一對答，毫無錯誤。楊素回頭對兒子道：『你看！這位牛背上的學生，你那裏比得上他。』楊素又對李密道：『你現在這樣孜孜好學，將來必能做大事，再會吧！以後我需用你的時候，再來拜望你。』說罷，揮鞭策馬而去。

後來，楊元感起兵的時候，請李密幫他策劃軍事，等到唐朝光復，朝廷封他為邢公。

*　*

二四 鐵杵磨針

唐朝時候，有一位大詩人，姓李名白，號太白，他幼時在一個私塾裏讀書，塾師叫他每天要背書，並且還出了作文題目，叫他做文章。

李白素來不知用功讀書，看見塾師要他背書作文，他難得不耐煩了，心想世上最難的事，莫過於讀書了，我看別的事都容易，我何必吃這種苦，到外面撲撲蝴蝶，看看猴子，不開心嗎？

李白想到這裏，便把手中的書本放在書包裏，他彎了背，裝着有病的樣子，走到先生的面前，向先生請求道：「先生，我的肚子痛得很厲害，要想請假回家休息。」塾師當他是眞的有病，就允許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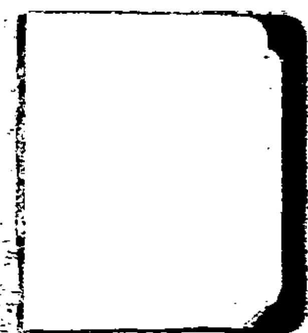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聽得先生答應他請假，他像有氣無力地踱出校門，轉了幾個灣，別人看他不見了，他便像飛一般地奔着跳着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可恨學校啊！我永遠不和你相見了！」

李白走了一段，到一個街上，他看見一個年老龍鐘的婦人，正在一塊大石上，磨一根又粗又長的鉄杵。而且這事，李白看見不止一回了，他詫異地想：這老婦人天天磨着鉄杵，究竟什麼用？今天時候還早，我何不向他問一聲？他便開口問道：「老媽媽，你磨這東西有什麼用處呢？」老婦人答道：「我家中缺少一只針，想把這鉄杵磨成牠。」李白說道：「這樣粗大的東西，要磨成針，不知何年何月哩！」老婦一面磨着鉄杵，一面對李白說：「十年，二十年，一天不輟地磨着，總有成功的一日！」

李白聽了牠的話，大受感動，連忙回轉身來，向學校裏奔去。

他想：「我以為世上最難的，要算是讀書了，豈知竟有比讀書更難的事；那婦人年紀這麼大，還能不畏艱難，把那粗大的鐵杵磨成細針，少年人如果沒有毅力，知難而退，不是很慚愧嗎？」李白想到這裏，立刻重回到學校裏去。從此以後，他便刻苦自勵，不貪懶了。

後來他學業大進，賀知章看見他做的文章，歎為仙子下凡，便向玄宗薦舉，玄宗叫他做翰林官，替國家做了一番大事。



四川省會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1205號

譯著者：甲申出版社

發行者：甲申出版社

總經售：東方書社

成都祠堂街

重慶金湯街

中華民國卅三年六月初版

〇〇〇一——三〇〇〇